

殷栗齋集

卷十五

卷十六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十六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十五
卷十六

北山堂藏版

香港中文大學古典精華編輯室發行
鮑思高印刷有限公司影印
戊寅夏日一九九八年初版

史記以蒯通說韓信背漢語入之韓信傳漢書則韓信蒯通各自為傳於例誰為當乎

史記比漢書之例為當蒯通當日說韓信背漢反覆多言韓信未嘗為之動長樂鍾室之事實千古含冤矣夫兵權在握而漢祚未定猶乃心公室匪石不移況兵權既削如山居谷處之時乎通而入韓信傳則韓信之心于此更易表白矣故曰史記比漢書為當且以作史之例律之則更有說焉蓋作史于史中人物必人人各自為傳史記中焉得有如許之位置乎彼此互見最為妙法或者曰史記通史也漢書斷代為史無怪韓信蒯通各自為傳也况通平生之事非止說韓信一事乎曰以于別人言之則可于通言之

則不可通之事以說韓信為最有關係乃誅心辨誣之大者是故
韓信附見蒯通淮南王附見伍被史記其得春秋微旨乎

桀犬吠堯論

史記載崩通之言曰、盜跖之犬吠堯、堯非不仁、吠非其主也、鄒陽本此意上書梁王、曰、人主誠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隨肝膽、施德厚、則跖之客可使刺由、桀之犬可使吠堯、師古注此言彼之以恩則用命也、是故荆卿湛七族、要離焚妻子、豫讓漆身為癩、吞炭自啞、智伯死、尚為之報仇、讓曰、眾人遇我、我眾人報之、國士遇我、我國士報之、以專以恩為斷、如鄒陽之說也、吾謂以恩為斷、猶後以義為準、獨先義在、則非吾主則已、既為吾主、遇我以國士、固國士報之、遇我以眾人、亦國士報之、司馬通鑑於豫讓事、刪去其國士眾人之說、有深意矣、均之犬也、惡犬與義犬有

聞焉均之吠也、吠之以吾主之恩、與吠之以吾主之義、有聞焉、夫
桀暴主、堯仁主也、吾初以為堯犬吠桀、誰知桀犬亦吠堯、蓋各為
其主、主之為仁、為暴、非所計也、為吾主者、雖暴主亦作仁主論、是
故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昌黎姜里操曰、臣罪當誅、分
天王聖明、以文王之嗣主也、非吾主者、雖暴主亦作暴主觀、是故
仁如武、暴如紂、武伐紂而夷齊不食周粟、其采薇歌曰、以暴易暴
兮、不知其非矣、以夷齊之吠、非其主也、紂是桀、武是堯、夷齊是桀
犬吠堯、夫桀與堯相後、四百餘年、桀之犬安能吠堯、寄意云爾、寄
意以愧朝秦暮楚、如儀秦朝梁暮周、如馮道者、子曰、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竟亦人而不如犬、當今之世、真義犬不易得、得一惡犬如

荆刺要離豫讓者、亦足以奪豪強之魄、而寒亂賊之心、史公特立刺客傳、有為言之乎、

摘錄

中

犬性獨、羊性群、吉德、故美義善美之字皆从羊、獨、凶

德、故狡獪狼狽之字皆从犬、吾以為犬之凶德在於獨、犬之吉德亦在於獨、不獨則朝秦暮楚、若儀秦、不獨則朝梁暮周、若馮道、不獨則以宋進士而事元、許衡猶見誦于白沙矣、不獨則以元進士又高安丞而仕明、劉基雖開國功臣、不免遺議矣、獨之云者、于男子為不事二姓、於婦人為不更二夫、吾於八卦最取艮、凡艮卦在上卦者、其上爻必吉、取其止於是不見異而遷也、吾於六畜最愛犬、犬屬艮、於主人必引之使行、艮之所謂時行則行、於非主人則

止之使止、良之所謂時止則止也、非天生獨性、無由至此、後主
 與客相對、自犬視之、則主與仇相對、謂之客、尚有周旋之辭也、謂
 之仇、則無忠厚之可言、一忠厚當付漢高之烹、樊噲之屠、蓋不吠
 則失其為犬之職也、能刺薄斯為宋國之鵲、韓國之盧、蓋必吠乃
 順其為犬之性也、易占括囊、詩言捫舌、書戒唯口興戎、此意利用
 於人、不利用于物、亦非不利用於物、而獨不利用於物中司晨之
 雞、守夜之犬、雞之鳴也、尚有時、犬之吠也、不擇時、越吠越顧主、唯
 顧主、然後吠、非其主、吠非其主、然後惡犬亦謂之義犬、獨惜世間
 有義犬、無義犬、朝秦暮楚、朝梁暮周、初以此等人行若狗彘、誰知
 狗彘之不如乎、

又後

六畜

為人所飼、亦為人所殺、殺猪殺羊以

助祭祀、以奉賓客、以供庖厨、皆可也。殺牛殺犬、則萬不容輕于一試。牛耕田、功甚大。犬守夜、義至高。足以諷不義之徒、數易其主者、樊噲之屠、漢高之烹、既忍心、亦害理。吾於八卦尤取艮於六畜尤愛犬。犬屬艮、止而不遷、其生性然也。後鳥與獸、閑蝙蝠常中立、鳥勝蝙蝠入鳥羣、獸勝蝙蝠入獸羣、無所謂主勝則吾主也。無所謂非吾主、敗即非吾主也。後世馮道之流、皆蝙蝠也。皆吠堯之犬所羞與為伍也。吠堯之犬、無問誰勝誰敗、但問誰是吾主、誰非吾主。若吾主正唯敗之時、其願主尤急切於勝之時、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其是之謂乎。
又後惟願主乃吠、非其主吠之以古語為顏常山舌、為張睢陽齒、吠之以文章、為賈賓王檄、武氏為陳

孔璋檄曹操、集犬就吠堯堯犬烏有不吠桀之理、今日竟成無主之天下、即有主、亦非吾所應主、而吠之以言語者、噤若寒蟬也、吠之以文章者、寂無一字也、其有以言語發為文章、亦皆潘勗九錫之文、譙周勸降之表、楊雄劇秦美新之論、昔之犬吠、今之犬不吠、昔之犬不吠、其主而吠、非其主、今之犬不吠、非其主、而反專吠其主、向以為救危死、走狗不烹、為越王漢祖之忍性、今則走狗不烹、校莊子曰、非可說、故將思、亦謂之元免、不能死、越王漢祖非忍性也、直謂之仁性可矣、結秦鍼以百兩、金易一犬、人謂之有犬癖、吾謂秦鍼之犬癖、勝于王濟之馬癖、馬雖願主、不如犬願主者、犬可嘉也、背主者犬可誅、

漢高殺戮功臣是其殘忍本於性生乎抑別有深心乎
漢高殺戮功臣誠殘忍卻更有深心所在也因太子仁弱一旦
嗣位不能駕馭功臣天下事未可知矣是故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曹瞞之語而高祖為之先也無是語有是心也夫太子仁弱不
可仁則美矣雖然仁而弱仁不足以濟事且必將弄成不測高祖
革秦鼎草創未定韓彭諸臣又皆怏怏有大志高祖在可保無不
測之事即有之邊平亦指顧間耳我怒目人依眉我低眉人必怒
目世態大抵如是是以高祖不自慮而獨慮太子陰柔與陽剛不
同也其始欲易太子為此也易太子又大事非萬不得已可易言
耶且有商山四皓之事太子終不能易為後事計不得不出殘忍

手段、蓋太子之位、空功臣之命、不定矣、或曰、欲易太子、因寵姬耳、不然、何以不立他子、而立如意、時如意年方十歲、安知非惠帝比、而謂可駕馭功臣耶、曰、寵戚姬固矣、然史稱高祖謂如意類己、類己者、不特以貌言、兼謂將來雄才大畧、可似漢高也、是如意雖年少、必有一二事、為將來足以有為之先兆、而為漢高所逆觀者、易太子、則保全功臣、殺戮功臣、則保全太子、使如意得志、蕭何縱然囚繫、而韓彭或不蒞臨、未可知也、或又曰、漢追楚至固陵、與韓彭期共擊楚、而韓彭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已有誅韓彭之心矣、曰、以韓彭而論、其非善處功名之地、固不能為之諱、而高祖斯時除一慙之外、未必即有他意、觀後定天下、遂過沛、置酒沛宮、大風歌有

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顯然有悔殺韓彭之心、則知殺韓彭非殺
於圍陵之不會、而殺于惠帝之仁弱、此更可證後來明祖戮功臣
亦因建文仁弱、恐功臣不能輔明祖事事効漢高、此其一也、

張子房若不辟穀從赤松子遊能免韓彭之禍乎

子房與韓彭不同韓彭功高震主以高祖所忌也且利器不可以假人尤高祖籌之最熟者故所忌在武臣不在文臣明祖殺戮功臣若劉基之徒皆免焉六以類也然則子房何辟穀為也曰子房之辟穀也豈辟禍是為歟彼之輔佐高祖也事在博浪誤中副車後也故其為韓彭比為漢之意多秦滅而韓仇復矣項又廢而韓更無待復之仇是以其事已畢而其志已償復於漢乎何求惟其志隱然渾然而未嘗露之圭角世莫之知知之者惟高祖耳是以廢立太子大事也未嘗於子房為籌之也子房引四皓定太子又何是也子房之心誠然為韓不為漢然漢者韓之恩主也不可不

有以報之、以其篤厚待人之心、惜乎高祖之不預知也、以高祖之才、駕御海內英雄、則有餘、測度英雄而兼聖賢路上之人、則不足、彼其於子房也、仍然未能心心相印者也、則韓彭之誅、又何責焉、又何責焉、

其二

必免於禍也、子房有儒者氣、又絕無功名之念、烏可以韓彭之輩、律之、且漢高之意、以為利器、不可以假人、故所殺戮者、兵權在握之武臣也、然子房之能免禍、子房亦自知之、知之而特託之、從赤松子遊者、蓋行其素志而已、子房志欲為韓復仇、是時群雄并起、惟漢高可輔而成帝業、欲報韓仇、必藉漢高之才、力及天下已定、